

新闻晨报学记团·交华记者站举行 2026 开学礼

巧手制作兔灯，传承工匠精神

晨报讯 马年春节刚过，骐骥驰骋，马力全开！2月28日，“2026新闻晨报学记团·交华记者站开学礼”在上海市民办交华中学举行。

晨报学记团秉持“实践提升能力，经历丰富人生”的宗旨，致力于依托媒体人的专业视角与思维方式，带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，在经历中成长。

活动现场，百余名交华中学学生正式成为晨报学记团·交华记者站的小记者。

为了让小记者迅速进入新角色，开学礼后特别安排了一堂生动的采访实践课。

美术教室里，“兔子灯爷爷”李建国带来了他制作的各种灯彩，分享了他坚持扎灯五十载的故事，并教授小记者们制作一盏传统兔子灯。小记者们在观察中领略传统手工艺的魅力，在倾听和体验中感悟手工艺人的匠心。这些鲜活的写作素材，点亮了小记者的创作灵感，也在他们心中埋下文化传承的种子。

未点睛的千年灵兔

初一(6)班 徐千懿

寒假返校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明净的窗，在活动室的地板上切割出几何形的光域。空气里浮动着新学期的躁动与竹篾的清香。我坐在其中，目光被长桌上那一堆材料牢牢攫住——那不是散乱的材料，而是一只兔子沉睡的、等待被唤醒的形态。

教我们的老伯七十岁，站在那片光与尘里，像一株安静的树。他话不多，只在我们围拢时，用那双关节粗大、覆着淡黄竹渍的手，轻轻抚过桌上一只已扎好的竹架。那骨架空灵而优美，柔韧的篾条弯出圆润的头颅、修长的双耳与饱满蜷卧的身躯，每一处捆扎的绳结都工整得像一个古老的誓言。

我们领到的，便是这样一具竹的“骨骼”，一叠雪白柔软的雪梨纸，以及两颗红色塑料眼睛。老伯说，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：让骨肉相连，完成它。

我拿起刷子，将乳白的米浆涂上竹篾。黏稠的浆糊与微凉的竹条接触的刹那，一种奇异的庄重感蓦然升起。我屏住呼吸，将雪梨纸覆上，指尖极轻、极匀地抚过，让纸的每一寸都妥帖地吻上竹的弧度。这不是手工，更像一场与千年之前某位无名匠人的隔空对话。

“老伯，为什么非得是兔子呢？”有同学忍不住问。老伯眼角漾开笑纹，“老话说，兔子是吉兽，能带来好运。有些地方，人们举着这样的灯，能走一夜的山路，叫作‘过灯’。灯走到哪里，福气就跟到哪里。”“过灯”这个词，像一粒被烛火烤过的种子，被他轻轻一吹，便落进了我的心底，隐隐发烫。

活动在喧闹中结束。我的兔子素净地卧在桌上，竹骨清晰，白纸如雪，唯有那对红眼睛，还躺在塑料袋里，未曾找到归宿。它缺少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“灵魂”。而我心里那只关于“过灯”的兔子，却彻底活了过来，不安分地蹦跳着，催促我奔向一个答案。

回到家，我径直打开电脑。屏幕的冷光里，我键入那枚滚烫的词语。一条璀璨的光之河流，骤然在眼前展开。原来，在江西宁都的大布村，这项名为“过灯”的仪式，竟已熊熊燃烧了数百年。那灯，是祈福的法器，是家族的徽章，是漫漫长夜里，人们为自己点燃的、永不坠落的星月。

我怔怔地回过头，看向桌上那只静默的、未完成的白兔。台灯的光为它镀上一层柔晕。忽然间，我指尖记忆里竹条的微凉、雪梨纸的细腻，都有了千钧的重量。我触碰的，何止是竹与纸？我捧着的，分明是一条奔腾了千年、充满温度的光阴之河。每一道篾弧，都经过无数双如老伯般粗粝的手的摩挲；每一寸纸面，都曾映照过同样皎洁的烛火与月光。

我轻轻拿起那对塑料眼睛，贴上兔子的脸庞。仿佛一个古老的灵魂，穿越厚重的时光，通过我的指尖，倏然归位。它醒了，用那双看过汉时明月、唐时山野、明清祠堂的眼睛，静静地，与我相望。

兔子灯亮起，那是千年“过灯”长河里，一朵最微小的、却同样炽热的浪花，在我小小的房间里，温柔地溅落。而我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竟在某个平凡的午后，成了这条星河中，最新鲜、最年轻的那一脉支流。

心跳与非遗

预备(6)班 周玥婷

红色封皮擦过指尖的瞬间，心跳猛地撞在肋骨上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当我双手接过《学生记者证》，指腹反复摩挲着封皮的压纹，连鞠躬的动作都带着僵硬的雀跃，台下的掌声漫过来，与我的心跳交织，成了最盛大的加冕乐章。

这一份“余震”，一路伴随着我走进了“非遗兔子灯”制作工坊。我的任务，是去探访一次“活的魔法”——传统兔子灯的制作。

课桌上，摆放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竹圈，它们光滑、独立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“做出来的兔子美不美，有没有灵气，全靠你们搭出的骨相。”手艺人李爷爷声音轻缓，却掷地有声，“这个过程，要心静、心稳，沉得住气。”

话音落，教室里安静下来。我捏起一大一小两个竹圈，按照指导，试图将它们垂直交叉，捆绑成兔身的框架。可它们在我手里，像两个互不相融的星球，沿着各自的轨道旋转，拒绝产生半点交集。我的呼吸开始急促，心跳声在空竹圈里嗡嗡作响。

李爷爷走过来，双手配合，手指轻绕，两个圈便牢固地贴合在一起。“别把它们当圈看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“它们是骨节。你的线，

不是绳子，是‘筋’。你得让‘筋’穿过骨节，像血脉一样把它们连成一体。”这句话像一句咒语，瞬间点醒了我。

我再次尝试。这次，我不是“捆绑”，而是在进行一场“连接”的仪式。我将线想象成从我指尖生长出的、有韧性的神经纤维。我把它穿进竹圈的间隙，不是勒紧，而是像缝合伤口或编织命运一样，一圈又一圈，让线结均匀地包裹住两个圈的连接处。

当主要框架终于稳稳立住时，它看上去依然只是个圈的收集，离兔子圆润的身体还差得远。但我知道，魔法已经开始。接下来，需要更耐心的捆绑，让几何形向“生命体”过渡。我沉浸在用“筋”给“骨”编织“骨肉”的创造感中，时间失去意义……

看着这个由“圆圈”和“筋络”构成的奇异骨架，我忽然领悟了老手艺人说的话。非遗传承的，正是这种将简单化为神奇、用结构赋予生命的老“算法”。它不在最终的模样里，而在每一个连接点的用心、每一根“筋络”的走向里。

这次，我的心跳，不是为了了一件成品，而是为了一次对创造本源惊心动魄的触碰与碰撞。



这一刻，我读懂了手艺人的坚守

初一(2)班 程梓涵

冬日返校首日，美术教室里，一桌子琳琅满目的花灯，把我们深深吸引。它们造型各异，骏马神采飞扬，玉兔灵动可爱，一个个做工精巧、栩栩如生，看得我们连连赞叹。一旁站着的，正是花灯制作者——民间手艺人李爷爷。而他最拿手的，是海派手工兔子灯。

李爷爷坚守花灯制作五十年。他笑着和我们说起往事：“小时候每逢春节，大人都会给孩子扎兔子灯，拉着逛庙会、闹元宵。”兔子灯，早已融进了他的童年时光。可说到当下，李爷爷的语气却沉了下来：如今愿意学做兔子灯、置办兔子灯的人越来越少，他花一整天心血做的灯，竟被人说成“几块钱的小玩意”。听着这番话，我的心里酸酸的，满是心疼。

接下来就到了动手制作的环节。李爷爷教我们第一步便是搭骨架——这可是兔子灯的根基，骨架搭得周正，灯的模样才好看。我

捏着纤细的竹篾，用捆扎线细细缠绕、用力绷紧，生怕一处松动影响造型。绑好后又小心翼翼地调整角度，让兔子的轮廓更灵动。光是搭这副骨架，就花了我一个多小时。指尖微微发酸，却也让我真切体会到手工制作的不易。

骨架搭好，便到了糊纸的步骤。我们拿起刷子，蘸取少许胶水，轻轻涂在白纸边缘，再小心地贴在骨架上，抚平褶皱，压实边角，一只兔子的雏形渐渐显现出来。可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五点，我们只好停下手中的活，满心不舍地结束了现场制作。

回到家，我立刻拿出未完成的兔子灯继续忙活。将流苏一排排仔细贴在兔身，又认真粘上圆圆的眼睛和小巧的嘴巴。当最后一步完成，一盏精致的兔子灯终于大功告成！我提着灯轻轻晃动，流苏摇曳，光影灵动，心里满是欢喜，一股强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这一刻，我忽然读懂了李爷爷五十年的坚守。

一盏兔子灯的温度

预备(2)班 陈梦琪

本形状，柔韧透光的雪梨纸裁剪成细条状，还有铁丝拗出的小零件……每一样都透着手工艺术的质朴与传统文化的温度。

“我们开始吧。”李老师说道。第一步是搭骨架——这就好比盖房子打地基，地基不牢，楼盖得再漂亮也会倒。做兔子灯也是一样，最重要的就是骨架要扎实。

于是，我们用细绳将一个个竹圈绑在一起，一个圈套一个圈，圈与圈之间必须系牢，否则就会松散。骨架从头部搭到尾，尾部固定好之后，再装上烛台和轮子。

接下来是糊纸。这一层纸只是打底，之后还要缠上一圈“白毛”。李老师说，这就像做人——把完整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，而将不够平整的痕迹留在内里。

制作非遗兔子灯的过程，仿佛是在打磨自己的心性。兔子的骨架，如同一个人成长与学习的根基，必须扎实牢靠；糊上的纸，好似人的内心，总会有些褶皱与不平；而外面装饰的兔毛，温柔地将它们一一遮盖，把最美好、最温暖的一面呈现给世界。

可如今，很多年轻人觉得做纸灯笼太麻烦，不愿花时间去学。会做灯的手艺人都渐渐老去，这门温暖的手艺就像一盏渐渐暗下去的灯，慢慢失去光芒。正因为这样，学校特地请来了李爷爷，把这盏即将熄灭的灯，重新递到我们手中。

为了简化现场操作，李老师和徒弟准备好了所有材料：竹圈经过防虫处理，扎好了基